

## 风筝与线

余晓叶(遂昌)

年幼时,我特别爱放风筝。春天悄悄到来的时候,人们都还没感受到,小小的我却已早早地发现了它的影子,于是扯着爸爸妈妈的衣角,吵闹着要他们带我去放风筝。

那时爸妈工作都很忙,可他们总会蹲下来摸摸我的头,笑着答应我。之后就选一个有风的晴天,去商店买一只我眼中的风筝。在我专心致志挑着风筝的时候,他们还会在一旁耐心地给我提建议——每当我懂事后想起当时的场景,总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一个小小孩子的尊重——年幼的我偏爱华丽繁复,他们就拍拍那几只好看却沉重的风筝,遗憾地说:“它们这么漂亮,是风筝里娇气的夫人小姐,不喜欢运动,你很难让它们乖乖飞上天喔。”我信以为真,连忙丢下它们,选上一只轻盈的风筝。

放风筝的场地是一个被人们叫作“荷花滩”的广场。一到春天就能看到许多小朋友由父母带着,在广场的沙土地上跌跌撞撞地一圈圈跑呀跑,小手紧紧拽着手中的线。我那时从不关心这些,因为一跨进广场我就在想,为什么这里要叫荷花滩呢,明明连一朵荷花都没有,而且看样子以后也是不会长出荷花的。想着想着我就有些迷糊了,只好抬头看天上五颜六色的风筝。

这时妈妈已经替我绕好了线,高声叫着要我试试,仿佛她也是和我一般大的孩童。爸爸也完全地融入了广场的氛围中,羡慕地看看四处翻飞的风筝,又低下头来可怜地看着我。我已经不想再思考“荷花滩为什么要叫荷花滩”的问题了,就很大方地挥挥手:“走吧,风筝可以借你玩玩。”

他便欢呼着转起转轴,

“呼啦啦”地把风筝线拉出来,拉着风筝满广场跑。妈妈担心地看着:“线可要拉紧了,不然风筝就要飞走啦。还要注意别挂到树上,那样可就糟糕了!”

长大后的我回忆起这句话时,忽然觉得熟悉至极。细细想来,原来是妈妈几乎天天都有的叮嘱:“走路可要小心啊,不然摔倒了你就要哭啦。还要注意不要从草坪上走哦,小草被你踩着了可比你摔倒了还要疼呢,那样可就糟糕了!”

风筝顺利地飞上天了。那时的天总是蓝得很纯粹,风也总是很轻快。爸爸将转轴塞到我手里:“说好的这次你自己放,又变成我放了!好玩的事总被我做了,你玩儿什么呀!”

我看着高高飞上天的风筝,瞬间原谅了他。风像是知道我们的想法,恰到好处地拂过。我迎着风跑起来,风在我耳边响作一团,风筝像是要随着风一直飞走,我不由得拽紧了手中的线。玩累了,爸爸帮忙收起线,看到线的另一端,风筝正好好地躺着,我才放下心来。

风筝一般是带回家的,不论它在天上飞得多高,最后还是要被我好好地珍藏起来。我的年龄一年一年增长,风筝的数量也在一只一只增加。小心翻看往年的风筝时,爸爸妈妈年轻的温暖的脸总与如今渐渐老去却愈发慈祥的脸重合在一起,植入心田,在无数个白天黑夜温暖我。时光残忍,或许因为我在成长,所以他们也在被岁月一点点地剥夺年轻的容颜。这样惶恐着,不由得猛然发觉,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正像风筝与线吗?不论风筝飞得多高多远,线都牢牢地拽住风筝,就像孩子不论多能干多成功,父母还是免不了牵挂,将思念变成一根线,轻轻地拉着孩子,却从不羁绊孩子远行的步伐。

正如龙应台慢慢地了解到“不必追”,慢慢地我也开始明白,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线的那头始终攥在他们的手里,牵在他们的心里。

所以只要想起,就扯扯那根线吧,像儿时扯着他们的衣角,央求他们带自己去放风筝那样。



## 一只似曾相识的鸟

刘景爱(青田)

晨练,一路慢跑。

初春的风夹着清新空气的甜味,迎面而来,带着丝丝寒意。慢跑十几分钟后,身体已经暖和了起来,这样扑面而来的风,正合适运动中的人。人行道上常青树木的叶子还是苍绿的,落叶灌木伸展着灰褐色光秃秃的枝条,还在积蓄着绿色的力量呢,等到发芽,还需等上些时日。草坪上的花镜,错落有致,几株茶花开得满树都是深红色的花,娇艳欲滴,在风中搔首弄姿,行人路过不禁要多看几眼它们妩媚的身姿。玉兰花,满树都是花骨朵,一层叠加一层的铺展开来,那态势似乎要把树身压垮。万物似乎都从冬的笼子里逃了出来,个个散发着生气和活力。天空澄明,白云悠悠,除了鸟儿的歌唱声之外,周遭的环境空旷又清寂,静谧又美丽,跑在这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脚步生风。

头顶上方似乎有响声,抬头望着天空,一大片的黑点由远到近在飞翔着。是一群飞鸟。这么多的鸟,它们从哪儿来的呢?它们要到这儿安家落户吗?让我很惊奇它们的出现。此时想起,这里临江而建的公园里有一大片香樟树和大榕树,无论春夏秋冬,都有着茂密的叶子,想必是这些鸟寻找了很久,才找到这样一个理想家园的吧。眼光游移了一会儿,这些鸟竟然很快地就寻不着踪影了,此时它们落到哪儿休息了呢?目光平移在前面的树木上,想寻找它们的踪迹,没看到刚才成片的小鸟,倒看到了那棵无患子树上的凸枝上停着一只小鸟。它双翼紧闭,伸展脖子,东张西望,偶尔叫几声,声音清脆婉转,它是独自的练声吗?还是刚才飞过一大群鸟中因为体力不支,落下来休息的呢?那么此时也许正在呼叫同伴的吧。我对这只孤单的鸟产生了兴趣,不禁停下了脚步,凝望着它。

这是一只羽翼丰满,浅褐色的小鸟。我距它有三四米距离,对它形状和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它似乎有些无助,有些呆萌,头颈和肚子下面绒绒的羽毛,松一下紧一下的,想张开翅膀飞走,又不想飞走,这样的鸣叫声似乎不像是悠闲练声的样子,想必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的可能更大些,那么它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已经和同伴说好,要一直在这里等的。此时,我真想我也能

懂一些鸟语,能听懂它的语言,能帮助它做点什么。久久地看着这只呆萌的小鸟,似乎越来越熟悉这只小鸟了,我感觉在哪里见过这只鸟,我使劲地回忆着这只似曾相识的小鸟。晨风冷冷地吹过我的发际,我捋了捋额头上被吹乱的头发,皱着眉头,微闭起了双眼,回忆着在哪里见过这只鸟。约过了一分钟后,我想起了这只似曾相识的小鸟在一幅画上见过的。

大概是在前年吧,朋友把我带到丽水剧院去看画展,当时我特别留意本县几个参展画家的作品,其他的作品可能渐渐地都淡忘了,唯有当时担任美术家协会主席孙晓剑的那幅作品,至于那幅作品叫什么名字也忘了。她画的是工笔,参展的一幅大作品,而且经过专家评定已经可以入省级参展。她的那幅画面的是一棵很大的青菜,旁边有些小青菜,一只鸟停在大青菜的叶子上。当时我和朋友细细地评论过那幅画,整幅画是很有意境的,写实和写意结合得天衣无缝,色泽明亮,由近及远,气息相连,层次分明。尽管是写意工笔画,画卷中的大青菜透着庞大生机,能镇住观看者的眼神,画里场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但那只鸟停在菜叶上,本来也是非常好的落笔,但总觉得有点让我和朋友看不顺眼,最后我们给出的结论是,这只鸟太呆萌了,头颈和腹部的羽毛画得稍胖些。眼前的这只鸟刚才松动颈部和腹部的羽毛,和画家孙晓剑画的那只鸟那么相似,甚至是一模一样的,难怪会那么熟悉,让我驻足不前,这么久地凝望着它的一举一动。原来孙晓剑那只鸟的形象,来自于现实中小鸟,我们在欣赏一幅画作时,总是加以自己喜好的一面来评价,其实就少了那么一份客观真实的论说。此时看到了这只鸟,便又一次想起那幅参展的画来,画出这样一幅作品,想必是画家花了不少心思的。

回神过来,这只呆萌的小鸟还停在树干上痴痴地叫着,声音似乎变得有些急促了,那样子好像是被同伴抛弃了,有着无限的忧伤之感。我望了望四周,那边有几只鸟正在向我这个方向飞来,我想那几只鸟也许是来寻找它的同伴来了,眼前的这只鸟不用担忧同伴不来了而忧伤了。我跟它招了招手,迈开脚步,重新跑入自己晨练的轨道中。

